



责任编辑 邵玲
责任校对 崔晓旭
装帧设计 王井起

ISBN 7-80623-456-X



9 787806 234563 >

ISBN 7-80623-456-X/I·344 定价 13.50 元

旅美三人行

心灵时差

程宝林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时差/程宝林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4.3

(旅美三人行)

ISBN 7-80623-456-X

I.心… II.程… III.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075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8.37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190000
承印单位	郑州市欣隆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1—3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56-X/I·344	定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居称无闻书渐沉(序)

人生如“白驹过隙”，这话真不错，转眼就是 40 岁了。回想起自己的半生行迹，与荣华无缘，与富贵无涉，挥之不去、梦魂相牵的，竟然只有一个“书”字。有朋友知我生日快到了，建议邀约几个文朋诗友，好好把盏相庆——毕竟，从事写作已经 20 年了。我说，还是写首自寿诗算了。

“诗”很快就写好了，未合格律，聊胜打油诗而已。诗前有一小序：2002 年 12 月 4 日，余届不惑矣。40 年来，由鄂而京，由京而川，由川而美，足履所及，痴心未改；养老抚幼，弱肩非轻。遥忆 25 岁时，曾戏作自寿诗一首，仅记末四句：“巴山如磐磨帝玺，川江似练系楚囚。二十五年青丝长，正宜散发弄扁舟。”我不喜从俗，从未邀宴庆生，今亦不庆，特再作自寿诗一首，自娱之外，兼赠吾妻尔雅。诗曰：

四十年来挫愈奋，
春华秋实雁留痕。
家有尔雅颜犹驻，
居称无闻书渐沉。
赤贫清贫贫弃我，
中文英文文累身。

遥望故国两万里，
日上中天一家人。

很喜欢李白诗歌名篇《下终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的两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现在，站在素有“小山城”之称的旧金山高丘之上，西望太平洋的万顷波浪，贫寒而充实的居蜀岁月，唤起的竟是如此温馨美好的对书籍的追忆。当我坐在旧金山陋室内只有尺寸之地的“无闻居”书斋里时，每当我抬起头来，就能看到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在成都的书房，约 7000 册中外文学名著和经史子集等国学基本书籍，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壁。在写作和阅读的间隙，我时常会凝望着照片，陷入长久的玄想中。我想，这大概就算是另类的“还乡”吧。我仔细地打量着照片中的每本书籍，回想着它们是从哪里购得的。我惊讶地发现，漂泊海外，行囊与钱包同瘦，我对于故国、故人的全部牵挂，挥之难去者，都是源于书、系于书、关乎书啊！

前几天，到旧金山一处偏远地方的常青书局“访书”。这里经营的，主要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按门铃后，一个和气、热情的中年男子开门接待我。进入库房，看到上下两册的《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的版本，每册都配有十几幅彩色插图，很是精美。我一看书后的定价，是 42 元人民币。美国中文书店的一般做法，是将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图书，按其原来的人民币定价，直接收取美元，并加收销售税。我带着姑且一试的念头，问这位姓沈的先生，这套书多少钱。这位书局职员在计算器上算了一下，告诉我说：12.6 美元，另加 1 美元左右的销售税。原来，这家书局是将人民币定价，以 3 折到 3.5 折的价格计算美元售价的。对于我这个爱书之人来说，这份意外的惊喜，显然不单单是因为买到了廉价的好书，身为中国人，如果我只被允许拥

有一本书，毫无疑问，我会选择《红楼梦》。

如果说，在四川成都的书房里，我的藏书主要是文学名著和国学著作的话，那么，在美国，这短短的4年多里，以我微薄的财力，我只能依靠周末的“街头摆卖”和附近的旧书店搜集书籍。在我家附近的波克街上，就有一家规模巨大的旧书店。入得门去，高达天花板的书架，需要登上梯子才能浏览架子上部的书籍。而那些版本珍贵的旧书，则被锁在玻璃柜子里，稀罕得跟珠宝似的。我试着问了问其中一本书的价格，吓了一跳：一本薄薄的初版本的书，售价竟然高达100多美元。不过，在书店的一角，也摆着大量平装本的文学名著，售价从2美元到10美元不等。这样的价格，正好在我的购买力之内，所以，有时晚饭后散步，踱进去时，心里默默念叨：随便看看，绝不再买。可是，到出门时，总有几本书爱不释手，只好让本不饱满的钱包，再次消瘦一回。

一个国家，如果分成两部分，那份牵挂、牵扯和彼此折磨，一定是极其痛苦而很难忍受的。同样，一个完整的书房，因为我的闯荡美国、异域谋生，而分成了两半，大的一半留在成都，小的一半设在旧金山。我的两难处境在于：我可能终生也不复有重回成都书斋、与我的旧书相厮守的那一天。而将那些书籍运到美国，不仅我局促的居室无处安放，单是那些书籍的重量所带来的昂贵运费，就远非我所能承担。

而那些国学典籍在精神上所具有的泰山之重，重得让我谦卑的生命有不胜负荷之感。我祈望，有一天我会回去，在成都的书斋里，拂去那些旧书上的积尘，像一个远游的浪子，从英语的喧嚣里，沉潜、回归，在汉字的果核中安身立命。

程宝林

2002年12月4日于美国旧金山无闻居书斋

目 录

居称无闻书渐沉(序)/1

我有权利/1

对不起/7

我发誓/13

我要告你/16

这不公平/19

与你何干/22

我在美国读“洋”书/25

我在美国打官司/44

失落的精神家园/54

星条旗下《毕业歌》/67

两个人的海峡/78

对面的女孩/95

弱者的特权/99

目
录

枪啊枪,美国为你哭泣/101
遍地春光/103
沙漠中的刀子/105
奇怪的心态/107
济世乃上善,慈悲即仁怀/110
“奴工”与“奴才”/112
无知、无聊、无耻/114
红灯作证/117
轮椅文明/121
日常错误/123
美国配镜记/126
珠宝商如是说/131
我只有 100 岁/133
旧车我甚爱/135
新车我何忧/138
喜新不厌旧/140
拾荒者/142
耳边犹闻“伐檀”声/145
停车之苦/147
停车之乐/149
导盲犬/152
不爱美国的理由/154
这就是美国/157
我犹少年/160

足球赛季/247

送奶人/249

旅途卖书记/252

我心安处是吾乡(跋)/255

我有权利

我有权利

“顾客就是上帝”这种现代商业文明的理念,我相信正是从美国传播全球的。在美国的商场、超市购物,绝对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有当你买东西时,你才能真切地感到,“货币”这种纸质的印刷品,或是信用卡这种电子小玩意儿,居然就是人类尊严与自由的象征物和载体。“花钱买气受”这种怪事,自从我来到美国后,仅仅只遇到过一次。

那一次遭遇,发生在公共汽车上。

旧金山的公共交通,在美国也算比较发达的,不仅有普通的巴士、电车,还有堪称全美独此一家、已沿用百年的缆车。除缆车外,其它的公共交通,车票是可以通用的:一美元的车票,上面标有从上午7点到午夜的时间段,并且印有这样一句话:Use twice any direction until time indicated,意思是说,在车票下方所显示的时间之内,可以两次搭乘任何方向的巴士。所以,这种车票,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Transfer,大致可译为“换车证”吧。

那天我坐15路巴士,到远郊的一家公司办事。等办完事后,再坐这一路巴士返回时,我对司机说,我有车票,但不知道放在哪个口袋里了,我得找一找(美国的公共汽车均无人售票,乘客

将车资投入司机座位旁的收钱机里),那个看上去像是菲律宾人的胖司机点了点头。我站在过道上,掏遍了所有的口袋,仍然没有找到那张车票。更糟糕的是,我钱包里只有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如果司机要我补票,我难道将 20 美元喂进那“只进不出”的吞钱机器不成?

巴士驶过了两个站,我还在那里遍掏自己的口袋,将杂物、纸片等摸出来,寻找那张车票。那个胖司机扭头对我粗声大气地说:“找了 5 分钟,还没有找到车票吗?你现在就给我下车去!”他命令的口气,完全等同于呵斥。全车乘客都困惑地看着我,露出不解的神色。显然,这个司机误将我当成了想无票乘车的贪便宜之徒。我内心陡然升起了一股怒火,高声对他说:“我确实有车票,半小时前我刚坐这路巴士到这里来的,现在我是在回去的路上。”我旁边一位黑人老大爷,见我窘迫的样子,悄悄把他手里的车票递给我。我对他微笑了一下,表示感谢,但并没有伸手接过那张不属于我的车票,而是继续站在过道里,找那张不知藏在哪里的该死的车票。见我拒绝下车,司机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找不到车票,你要补交 3 角 5 分钱。”我不知他的这一要求有何根据,只知道,旧金山的老人和儿童,车费是 3 角 5 分。

幸好,口袋里还有几个硬币。我足额补交了车费后,却突然发现,那张害得我当众受“窘”的车票,原来藏在几张皱巴巴的餐巾纸中。我将车票出示给那位司机,然后,以胜利者的姿势,从车头走向车尾的一个空座位坐下,心里很不平静。旧金山的公车处是市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年年大幅亏损,完全依赖市政府以税款补贴,因为服务质量不高,常常遭到市民的投诉。纳税人乘坐由他们所缴纳的税款作为经费的公共汽车,无论如何是不该受司机的闷气的。说到底,每个乘客,都是司机的最本质的雇主,这一点,跟我们中国的每个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一样,在理

论上都是千真万确的。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拄着拐杖、坐在巴士前面老弱病残专用座位上的美国白人中年妇女，颤巍巍地站起来，穿过整个车厢，走到我的面前，将一张卷着的纸币递到我的手里。我相信，那是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她对我微笑着说：“Please take it. I hate to see people in need!”她的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请拿着，我不愿看到有人手里紧巴巴的”，如果语气夸张一点，翻译成“我不愿意看到有人穷兮兮的”也并无不可。

这位美国女子的本意，毫无疑问是出于同情和善良。这种同情和善良，我在美国随时都可以看到。记得在我刚刚抵美几个月时，有一次在长途汽车上，见到一个丹麦来的小青年，急得额头冒汗。他说，如果乘坐这辆长途巴士去机场，他肯定要误飞机，只有坐出租车才能赶到机场，但他手里只有5美元了。一位白人妇女立刻掏出20美元给他，并向周围的几个乘客当场募捐，连工作都尚未找到的我，也掏出了5美元，结果，两三分钟后，就凑够了坐出租车所需的35美元。看到丹麦小青年感激地向全车人招手致谢，飞快地钻入一辆出租车内，我的内心感到相当温馨和美好。可是，此刻，这位误以为我穷得叮当响、连一美元的车费都出不起的美国妇女，确实伤害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或者，说得重一点，尊严感。

一切都源于那位我和一样同为亚裔——美国少数民族一员的司机，对我所存有的偏见和误解。他要将我赶下车去的那声叫喊，虽然还说不上是吼叫，但实实在在是一种羞辱。

我临下车时，走到巴士的前面，将司机工作服左臂上的雇员号码抄在了一张纸上。我一边抄，一边对他说：“我有权投诉你。”那个司机满不在乎，一副“悉听尊便”的态度。

回到家，本来想打印一封信给公车处，转念一想，我们中国

警察局展开内部调查。过了一段时间,尚未查出结果,负责调查此案的一名警官,却被调任其他职务了。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其职能类似于中国的检察院检察长),以 conspiracy(直译为“阴谋”,意译为“妨碍公务”)罪嫌,将旧金山警察局最高“领导班子”的 10 人,包括局长、副局长、助理局长,一锅端地列为被告,让他们吃上了官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平时里威风八面的警界高官,身穿笔挺制服,腰挂手枪,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因这桩“小事”,不得不对法官席上的年轻女法官毕恭毕敬,一口一声“Your honor(法官阁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意的感觉。在美国,这么一件小事却可能会导致一个国际著名大都市的警察局所有高官都当被告、吃官司、惶惶不可终日,可能因此丢掉自己奋斗几十年得来的官位与警衔。

那两个被警察殴打的人,不过行使了自己的一项基本人权,那就是不被殴打,尤其是不被国家机器殴打的权利。当这项权利也在中国普及,并深入人心时,就是中国由“官本”社会,变成“民本”社会的开始。那时候,“拳头大、胳膊粗”将只在拳击场上才能占一点优势。在其他的场合,细胳膊、小拳头,只要有理,只要合法,照样有千钧之力。

对不起

对不起

I'm sorry 这句话,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是时常可以听见的。它表达的是一种歉意,其程度似乎比 I apologize(我道歉)要轻一点,在语气上也不那么正式。但是,即便如此,说出一句对于他人表示歉意的话,在我们中国人,甚至推而广之,全体东亚人看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或许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浸淫着的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对于我们来说,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家公司、单位(“单位”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几乎无法翻译成英文而又不尽失其所蕴涵的万千况味),往往都是一个有人一言九鼎、有人有口难言的小小王国。置身其中,家长者,子女之所倚;领导者,群众之所仰,这“上”与“下”的位置,是万万不可错位的。因为伤害与误解,因为不公与不义,而指望年高者对年幼者、位尊者对位卑者,说一两句表达歉意和悔意的话,可谓难哉。

这番感慨起源于前几天的一件小事:在我就读的大学里临时教了一学期短篇小说写作课的美国老师,主持了一场朗读会,我也应邀上台朗读自己的英文作品。朗读会在旧金山一家有名的酒吧举行。这位前老师一见我进来,立刻握着我的手说:“我

于一件小事：儿子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地洗完澡后，已经快午夜 12 点钟了，还赖在沙发上，不让我关电视，要求再看 15 分钟，将节目看完再睡。我强行关掉电视后，他却完全不理我要他刷牙的吩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我：“爸爸，你的毛巾为什么那样臭？和我的毛巾挂在一起，连我的毛巾也弄臭了！”

虽然说童言无忌，大可不必介意，但如此出言不逊、毫无礼貌，目无尊长，长大了怎么得了！想到他这样不听话、不服管，连珠炮一般质问我的毛巾之“臭”，我的心里一时无名火起，一脚就将他洗澡用的盆踢翻了。在我的“淫威”之下，他嘴里咕噜了几句，上床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不肯穿衣服，眼里含着泪水，要我向他道歉。他的要求遭到我的拒绝后，他便大哭大闹起来，不依不饶，一定要我向他道歉。他认为我这个当爸爸的对他不公平，是在欺负他。他说，他只是想弄清楚，我的毛巾为什么臭。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吗？“你不是鼓励我，要有好奇心，要多问问题吗？”我说：“你不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是很 offensive（冒犯的）吗？”他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你听起来也许是 offensive 的，但我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 offend（冒犯）你呀！”

父子之间僵持不下，一方又哭又闹，满腹委屈；另一方如坐针毡、矛盾重重。向孩子道歉吧，总觉得这样会助长孩子的骄横，长大了如何处世、如何待人？不向孩子道歉吧，也实在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动怒，再说，孩子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没有学会察言观色、世故圆滑，而是实话实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诚实。至于儿子所说的“臭”，其实也完全可以谅解，因为他的中文在 9 岁来美后，便呈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将一切不属于香的味道，统统归纳为“臭”的行列，以至于我买的“象牙”香

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犹太受难者的纪念碑前,忏悔地“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谢罪。以总理之尊,他那屈尊的、甚至屈辱的一跪,升高的,不仅是殉难者纪念碑的高度,更提升了人权、人性与人类尊严的高度。那个瞬间,那张照片,令全世界对于曾两度发动世界大战、将人类拖入苦难的德意志民族的自省与忏悔意识,有了至为深刻而感动的印象。

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首相年年都要参拜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饱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迄今只得到了一句近似于道歉,但不能算是正式道歉的口头致意:“给贵国添麻烦了。”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战后半个多世纪,咬紧牙关不松口,坚决不对中国人民说一声“apologize(道歉)”,甚至连“sorry(对不起)”都不肯说一声。在这两个简单的英语单词的后面,不仅隐藏着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傲慢,更隐藏着民族素质和综合国力的百年较量。看到最近召开的“两会”报道,有代表提出,我国要走“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这种主张深得我心,因为,古代贤哲所梦想的“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理想,只有藏富于民才能实现。一个人民贫穷的国家,无论如何武备赫赫,都终究是不堪一击的。

行文至此,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了前两天看到的一部名为《早晨的太阳》的电影。这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实录了一个时代的疯狂和歇斯底里。我不知道,那些电影里挥皮带抽打戴高帽子、挂木牌老者的青年人,后来是否对被揪斗者说过一声“对不起”;当这些青年人下放到广阔的农村里,虚掷了学业与青春后,是否有人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老家的邻村,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后回乡务农 10 多年的省城大医院医生,后来,一纸平反改正的通知,又将他弄到小镇医院重操旧业,而他的医术,我相信已经荒废得与“赤脚医生”无异。我不知道,那张平反

改正通知书上,在朱红大印的上方,是否有一两句表达歉意的句子,或者,至少一两个表达歉意的字眼。如果没有,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坚信,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既然它是那样的美好、完美、充满希望,就像我们所真诚相信的那样,它原本不该(更但愿再也不会)以神圣的名义,以正义的面目伤害、戕害、迫害那么多无辜的人民,其中大多数是这个国家最为缺乏的知识阶层,巍巍中华的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我相信,在华夏大地上,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剥夺,在遭受最严重的处罚时能保有人最低限度的尊严;我更乐观地相信,中国的大街上,将再也不会聚集起狂翻漫卷的旗海、狂暴挥舞的森林般的手臂、扭曲而愤怒的愚昧的脸庞……一个玉宇澄清的中国,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